蜀山劍俠傳/1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六一回　飛劍斬瓊林 火樹銀花驚魔女　護身憑寶傘 妖光邪霧困神嬰

下一回▶

金蟬想好了主意，也沒和衆人商量，徑自一指劍光，直往道旁兩排瓊樹上砍去。石生見金蟬動手，也跟着將劍光一指。英瓊近年道行精進，雖不似以往時那般性急，飛行這一會兒，也是有些難耐，見二人飛劍亂砍，也跟着指揮劍光動手。那些瓊林仙樹，原是每層陣圖的門戶和魔法的佈置，多係神沙煉成的神柱，雖然厲害，哪經得這三口仙劍同時發動，自然不消劍光連連幾繞，便即倒斷。三人砍得興起，準備挨排往前砍去，不問它是不是陣中的玄虛和甬道中的陳設點綴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給它來個全體毀壞，毀到盡頭，總會有人出來交手。

前面易靜聞聲回顧，剛剛轉過身來，後面兩排瓊樹已被三人同時施爲，用飛劍砍倒了六七株，還在順路往前面砍去。金、石二人雙劍一起同施，砍那左邊的；英瓊單人用劍光砍那右邊的。先時瓊樹紛紛倒斷，並無動靜。砍到第八九株上，易靜、輕雲也想跟着下手。劍光剛飛出去，易靜忽然一眼看到，那邊瓊樹乍看分列兩行，不過略有高低大小；這時一經細看，方看出不但樹的形狀枝葉各自不同，連那生根之處也有參差。有的三五叢生，有的挺然獨秀，明明暗藏陰陽奇正。方覺有異，那第八、九兩株，正同時被金蟬、石生、英瓊三人相次砍斷。金、石砍的是末一株，樹是獨株，不似前幾株左奇右偶，幾株並在一起而生。樹剛砍斷，便見樹根斷處，射出絲絲暗碧火花。易靜見多識廣，早已心動，一見便認出是魔法中極狠毒的陰火，後面必然還有別的厲害作用。昔日自己被赤

身教主鳩盤婆用魔法困住，便是被這陰火所傷，通體寒噤，法寶全污，幾乎被她用九鬼啖生魂，喪了性命，所以知道厲害。這時大家搜索前進，持着寶幡、寶鏡，準備將來施爲，又加上一路無事，金蟬、石生、英瓊三人再一停步下手，先斷好幾株，並無異狀，未免分神，有些疏忽。一旦變出倉猝，再用法寶護身，必然無及。幸而三人是先將陰火陣中的副柱全行砍斷，等到末一根主柱發動，效力要輕一些；再加金鬚奴走時，意在將人引入內陣，早將陣法封閉，更失了不少效力；那陰火祇是本身之力，自行發動。有此三種原因，所以要輕得多。

易靜一見不妙，情知出聲示警，未必能保三人無傷。仗着自己煉有這種護身法寶，忙即將兜率寶傘取出，往發火處投去。口中喝道：「魔陣已經發動，妖火厲害，三位道友還不退向我等一處，合力破它！」說時，一幢火雲剛剛罩向綠火之上。金蟬等三人也都聞警回身，忽聽樹根下面的地底下，一陣極輕微的爆音過處，一團碧熒熒的光華飛將出來。待要突起，被火雲往下一壓，兩下交接，祇三起三落之際，碧光倏地雨一般爆散往四面飛射。那團火雲，竟具有相剋之妙，也跟着綠光飛射處爆散開來，化成一團火網，將碧光包沒。眼看火雲中碧光亂掣，由大而小、由多而少，轉眼工夫，盡行消滅。火雲依舊成了一團整的，被易靜將手一招，飛將回來。衆人方在稱奇歆羨，忽然罡風大作，刺骨奇寒。頃刻之間，黃塵滾滾，兩排望不到底的仙樹瓊林，倏地疾如奔馬一般，此東彼西，隱現分合，錯綜變化，自行移動起來。英瓊便招呼輕雲，將雙劍合璧，上前掃蕩。易靜忙攔道：「這是敵人因爲我們破了他的魔火，必在那裏變化陣法，此時還測不透他的深淺。好在我們存身之處，妖法已破，不前進不會有甚危險。索性用寶護身，小心準備，等他部署停當，看明瞭他的方向門戶、生克之妙，再行下手，也還不遲。」衆人對易靜自是信心越堅，便即依言停手。

約有半個時辰過去，風勢忽止，稍現光明。大家運用慧眼一看，塵沙稍息，前面卻是黑沉沉的，所有先見的瓊林仙樹，俱都不知去向。稍微往前一探，那地卻是軟的。易靜仔細看了一陣，昏茫茫一片，休說其中玄妙，連門戶也分他不出。知道不撞上前，引陣勢發動，一時分他不出。未免心中有些慚愧，紅着臉，和衆人說了。輕雲聞言，仍主張和先前一樣，聯合前進，不要遠離，以防萬一。金蟬等三人俱都無話。祇女神嬰易靜因適纔初試兜率寶傘奏了奇效，暗忖：「自己平日枉負盛名，與衆人俱是新交，出手並未怎樣獲勝。這神沙甬道中諸般魔陣，縱難識透玄妙，難道還比鳩盤婆的魔法厲害？隨了衆人，聯合前進，有他們那幾件至寶護身，固是穩妥，但是適纔說了大話，沒甚表現，到底不是意思。」想憑着身藏七寶與地行仙遁，單人當先破陣，試他一次。便開言道：「小妹常隨家父研討過正邪各派諸般陣法，像凝碧崖仙府所設兩儀微塵陣之類的先天妙道，

玄門祕奧，固所難窺，若說各異派中用魔法妖術布成的邪陣，倒也略知一二。適見前面陣勢，竟分不出它的門戶，必是敵人知道我等厲害，恐被看破，另用甚麼天魔大掩藏等類的蔽眼妖法，將陣隱起。諸位姊妹道友就此同進，自無一失。爲求迅速成功，還是由小妹前驅引導，先相機設法，使他門戶現出，再行下手爲妙。」

衆人對於甬道中的陣法，原無所知，俱把易靜當作識途之馬。祇輕雲稍微有些顧慮。易靜道：「姊姊不須憂疑。適纔所用法寶，名爲兜率傘，專破魔火妖焰，乃小妹多年來費盡辛苦煉成的七寶之一。此去縱不能勝，有此一傘，足供護身之用了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揚，徑駕遁光，往前飛去。輕雲等四人也各駕遁光追去。先時無甚異狀，眼看易靜就在前面相隔不遠飛駛。忽然陣中起了沙沙之聲，四外一暗，前面易靜將適纔那團火雲放起，知道陣勢業已發動。方在準備，一轉眼間，易靜便不知去向。同時上下四方，俱是一團團的黑影飛舞，朝四人身上打來。四人經歷過幾次，已有準備。金蟬、石生各將幡、鏡取出展動。英瓊、輕雲也忙運用玄功，將雙劍合一，掃蕩妖氣。天遁鏡金光照處，那一團團的黑影裏，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烏魯鬼怪之類，張牙舞爪，飛撲而來，勢雖兇惡，但聽不見叫囂之聲。這些黑影，喫金光一照，俱都化爲輕煙而散。許多烏魯鬼怪之類，也都眼看消滅。妖法雖破，陣中仍是黑沉沉的。四人也不管他，仍然照舊前進。不多一會兒，又和先前一般，陰風驟起，寒颶襲人。接着不是沙障圍壓，便是陰雲鬼怪齊至。

話不煩絮，似這樣一連經過了八九次，俱被衆人用法寶飛劍破去。輕雲暗想：「全陣祇有四十九個陣圖，日前已被金蟬、石生破了十幾處，縱使被紫雲三女用魔法修復，如都照這樣破法，至多三五日，必能將全甬道陣圖破去。祇奇怪這半天工夫，始終未見一個敵人出戰，令人不解。」

正在尋思，忽聽四面起了轟隆之聲，不絕於耳。霎時間，那驚天動地般的大霹靂，夾着一團團的大小雷火，密如冰雹，從上下四方打來，聲勢甚是浩大。四人雖有彌塵幡護身，那一幢五色彩雲也時常被大雷火震動。因爲此次比起適纔諸陣來得厲害，不敢大意。在五色雲幢擁護之中，石生手持天遁鏡，放起百丈金霞，到處亂照。英瓊、輕雲試了試，也退入彩雲裏面，祇得運用玄功，將紫郢、青索雙劍聯合，化成一道青紫色的百丈長虹，放出去迎敵，一面仍往前衝進。劍光金霞到處，雖然奏功，成團雷火遇上便即消散，無奈這陣法乃是外層諸陣中最厲害的一處，那些雷火全是初鳳用天魔祕法，從神沙中提煉出來的精英，其多難以數計。況且這時金鬚奴業已退回黃晶殿，見了初鳳，告知敵人如何厲害，憑外層諸陣決阻不住，恐全被破去，枉自損失許多異寶神沙，自己已特地縮沙掩陣，將來人引入內陣。依他之見，峨眉門下僅派來幾個無名後輩，已有如此神奇的道

法劍術，怎能與他結仇作對？莫如乘來人在內陣被困時，想一番說辭，兩方化嫌歸好，將天一貞水交出，不特彼此臉面無傷，日後多一後援，還可稍報昔日嵩山二老贈寶之德。初鳳聞言，方在爲難躊躇，一眼望到全陣主圖上面起了變化，內中一陣又被破去，便對金鬚奴道：「此事非我固執，無奈三妹現在除去道行稍淺外，所有天魔祕法，已經十之八九學會，又有那柄璇光尺在手。這次峨眉來人太已無禮，她昨日將水要去保管，立誓不與峨眉甘休，此時令她交出，定然不允，徒傷姊妹和氣。」說到這裏，總圖上又有一道光華閃了幾閃。初鳳驚道：「敵人竟有一人當先，已經衝入內陣，少時縱不死傷，難免被三妹等困住。一人後面還跟有四人，俱都不弱，也在繼續前進。目前敵我勝負尚屬難分，如被他等將全甬道陣火破去，休說三妹，連我也難就此罷手。來人如有傷亡，或全數困入陣內，三妹必下毒手。爲今之計，祇有用倒陣法，暫時將未入網的四人引出陣去。一面你急速趕往內陣，傳我的話，囑咐三妹，說如將敵人困住，祇可生擒，不可傷害，擒來我處自有處治。」金鬚奴領命自去。

其時，正當輕雲等四人緊追易靜之際，再進須臾，便入內陣。被初鳳陣法一倒轉，四人便與易靜背道而馳，祇當是前進，誰知卻是後退。所經諸陣，均是金鬚奴退時掩蔽的陣圖。一則，末一陣被五人前進時，無心破去陣法，本身自起變化現了出來；二則，初鳳近來入魔益深，無甚主見，雖聽了金鬚奴良言相勸，仗着自己所煉神沙取用無盡，祇要內陣總圖不爲人全數破去，外陣縱被敵人破去，也不難立時修復，想借此看看敵人本領；三則，又想使敵人多嘗一點厲害，講和交水時，話好說些。有此三種原因，不但未將陣法止住，反暗中行法，加了功效。誰知總圖上連起變化，敵人所到之處，竟是勢如破竹，所有沙障法術，全被破去。想起自己連費多年心力，好容易煉成這長及千里的神沙甬道，應用起來，連幾個不甚知名的峨眉後輩都抵擋不住，不禁又驚又恨、又羞又惱。這時正值輕雲等四人快破到末一陣，初鳳知道敵人所用幾件法寶厲害，便將內層諸陣中的大五行魔火神雷移向前面。如果這一陣再不成功，除了橫下心來一拼，再將敵人引入內陣外，別的更是無效。索性暫且從緩，將外層未被敵人攻破諸陣一撤，將敵人放出去，用神沙將門戶堵死，等會集全宮首要計議之後，再定和戰之策。主意打定，便即施爲。

輕雲見陣中魔火太密，比起昔日史南溪所用烈火風雷，還要厲害得多，雖然近不了身，也震得大家頭昏目眩。知道如再衝不過去，時候一久，稍一疏虞，也有傷害。見衆人都在運用玄功，各施己力，合力抵禦，上下四方，都是一片砰噗轟隆之聲，震耳欲聾。幾次大聲疾呼，俱爲雷聲所掩。正在這危險之際，內中英瓊也是有些禁受不住，猛想起楊鯉所贈沙母，適纔因爲法寶盡足護身，尚未用過，這時無計可施，何不試他一試？她一取將出來，金蟬、輕雲也都先後想起。同時石生更是初經大敵，未免心驚，慌不迭地將

兩界牌取將出來。大家一齊發動。英瓊手腳最快，頭一個將沙母按照楊鯉所傳用法放出。這東西雖是一個大如雀卵之物，纔一出手，便有栲栳般大小。起初是千百層透明五色光霞，熒熒流轉。轉瞬間遇上雷火，立即噗的一聲爆散，成了一團五色彩氣，分佈開來。千萬雷火遇上，便即消滅無聲，端的妙用非凡。四人原在彌塵幡彩雲擁護之下聯合一處，這裏三人相次發出沙母，石生也將兩界牌施展，金蟬更是時時刻刻準備駕彌塵幡往前急衝。這般諸寶齊施，樣樣都是湊巧，等到輕雲想起那沙母，有一個已經足用。這東西每個祇用一次，不比別的寶物能發能收，用了還在。當輕雲想到多用可惜時，自己和金蟬已同時跟着英瓊發將出去。緊接着雷火一消，前面無了阻攔。雲幢飛駛中，一道光華閃過，眼前修地風清日朗，身已出了甬道，落在島上。

衆人好生驚訝，連忙收了彌塵幡。仔細一看，那延光亭地底又起了飛雷之聲，一片五色煙光過處，那甬道入口忽然自行填沒。衆人忙再駕遁光，施展法寶飛劍，照原地方衝去時，光華疾轉中，祇將那五色金沙衝得如雪雨一般飛灑。費了好些心力，纔衝成一個長約數丈，大僅丈許的深坑。這般長約千里的甬道，縱使內中沒有魔法異寶，似這般開掘，何年何月，纔能衝透？剛停手不多一會兒，沙又長滿，與地齊平。二次入陣，再也休想。又想那女神嬰易靜，自從下手，獨自一人向前攻陣，一直不曾再見，也不知她的生死存亡，料已失陷陣中，凶多吉少。大傢俱記得明明在甬道內，連破了許多陣法，往前衝進，忽然一轉眼間，竟然衝出陣外，好生不解。金蟬以爲是誤用了兩界牌，便去埋怨石生。英瓊道：「這事乃是敵人弄的玄虛，休怪石弟。適纔雷火比雨雹還密，定是魔陣中最厲害的出入門戶，被我們誤打誤撞遇上。彌塵幡飛行迅速，敵人雷火被沙母一破，已無阻隔，我們祇說前進，不想卻走了回頭路。敵人再用陣法來困我們，已來不及，祇得將甬道暫行封閉，另想別的主意，與我們爲難。否則我們用那許多的法寶飛劍，尚且不易收功，單憑一面兩界牌，怎能衝出？如今休說水未取到、人未救出，連易姊姊在中途相助我等，好意同來，單把她一人失陷陣內，也難袖手。目前甬道已封，攻不進去。聽楊道友說，明日便是三女生日，許飛娘和一些異派中妖邪俱要來此慶壽，難道她們就不派個人出來接引？我們除非埋伏在延光亭附近，守到他有人出來，想要攻將進去，恐非易事。還有一個最奇怪處：除小師兄和石弟頭一次入陣，遇見過一次敵人外，今日我等入內，攻破他許多處陣法，不但未遇一人，連退出時也無人追趕，不知是甚緣故？」輕雲道：「瓊妹之言雖是，祇是敵人將甬道封閉，明明注重在守，所以陣中無人應戰，祇在暗中運用。如說他要接引外來慶祝的賓客，他以前原本就是海底出入，焉知沒有別的入口？我們守株待兔，殊非善策，還得另打主意纔好。」衆人想了一陣，仍然暫時依了英瓊，姑且埋伏亭外，守過一會兒再說，俱想不出別的好辦法。

正在焦急，忽聽遠遠天空中有人御劍飛行，破空前進，音聲甚是清脆，老遠俱聽得見。擡頭一看，兩道青光，如流星飛墜般，正從來路往島上飛瀉。方以爲是來與三女祝壽賓客，細看家數，雖是旁門，但是正而不邪，又覺不類。衆人剛在猜疑，各自示意埋伏之際，那兩道青光已落向島上。光斂處，現出一醜一俊兩個幼童，一到便往亭中飛去，好似胸中早有成竹。那醜的一個，從懷中取出一把東西，往地上一擲，立時滿庭俱起雲煙，青光連閃幾閃，轉眼之間，煙光不見。再看亭中二童，俱無蹤影。輕雲認出來人正是昨日來時在玄龜殿殿前先遇見的那一雙弟兄、女神嬰易靜之侄易鼎、易震。衆人忙追過去一看，那甬道仍和先前一樣，不知他二人來此何事，憑着甚麼法兒入內，連一點痕跡不顯。金蟬慧眼，也祇看出易氏弟兄到時，取出一把光華燦爛的東西，圍繞着一道金光，祇往地上一擲，身子便穿了進去，隨即不見。衆人猜詳了一陣。英瓊、輕雲因在玄龜殿易靜既請自己先行，又說她有幾句話要招呼她兩個侄子，也許易氏弟兄此來是與易靜約好；再不然是易靜被困陣中，難以脫身，行法向玄龜殿告急，召來的救兵。可惜適纔沒有趕到前面，向他一問。這末一猜，果然料中。衆人又候了一會兒，忽又聽破空之聲，好幾道青光黃光，比電還疾，從遠方飛來，直穿亭內。衆人看出是異派一流，滿以爲到了甬道入口，三女如派人迎候，勢須出現，否則必然被阻，且看清來人是誰，再行下手不遲。誰知這幾道光華一落亭中，竟似輕車熟路，另有出入門戶一般，連人也未現出，徑自直入地底，不見蹤跡。

衆人一見大驚，入宮門戶不祇這一處，祇是外人不知入內之法，這一來簡直沒了主意。正在着急，猛覺地下又和適纔初出時一般，轟隆作響，連全島也被震動。過了半盞茶時，一團約粗二尺的光華，圍繞着一股長有丈許的金光，從甬道入口處飛將出來。纔一穿出地面，金蟬、石生疑心敵人又弄玄虛，剛要動手，光華斂處，現出兩俊一醜，一女二男，三個矮子。定睛一看，正是易靜和易氏弟兄。衆人一見大喜，忙上前去詢問經過。易靜先給大家和易氏弟兄引見。然後說道：「陣中險遭失利，一言難盡。諸位道友姊妹且慢，大家先擇一僻靜所在，仍照先時行法隱蔽，容我看完家父的書信再說。」說罷，匆匆引了衆人同出亭外，仍往上次藏身的暗礁之下，先行法封鎖了藏身之處。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，看完喜道：「諸位道友姊妹勿憂，據家父來信所說，此行不但天一貞水可得，大家還要另得許多寶物，連小妹也可附驥，列入峨眉門牆。神沙甬道雖然厲害，日內掌教師尊必命二位新入門的能手來此相助。除金鬚奴和陸、楊二位道友外，宮中諸人遭劫被難者頗不在少呢。」衆人聞言，自是心喜。易靜又談起怎生在陣內遇見敵人，被困脫險之事。

原來易靜一時好勝，獨自當先。誰知衆人無心中砍斷瓊樹，將陣破去。三鳳在內層陣中

已有覺察，不由大怒，忙將陣法倒轉，迎上前去。猛又想起敵人護身法寶厲害，上次已要入網，仍是被他逃走，不如引他分散開來，縱不全數受擒，到底擒一個是一個。等易靜一入陣，便用魔法將陣分開。輕雲等在陣中尋不見易靜，在追蹤之時，恰值初鳳那裏也同時發動，祇剩易靜一人進了內陣。三鳳等她到了陣的中央，纔同了二鳳、冬秀迎上前去。易靜原明陣法，正行之間，忽見暗雲高低中，千百根赤紅晶柱，從四方八面湧現出來，便知敵人陣勢發動，局勢看去甚爲險惡。再一回顧後面，輕雲等所駕的那一幢彩雲竟無蹤影，衆人沒有跟來，必爲敵人分開。自恃身藏七寶，並未放在心上，仍舊照直前進。正待施爲，那千百根晶柱忽然發出熊熊烈火，齊往中央擠來。易靜罵道：「無知妖孽！不敢公然出戰，專弄這些障眼妖法濟得甚事？」說時，先將兜率寶傘取出，化成一幢紅雲，護住全身。正在打算用何法寶取勝，那千百根晶柱已擠得離身祇有數尺，連成了一團火牆。雖被寶傘紅雲阻住不能再進，那柱上面發出來的烈火，也是挨近紅雲便即消滅，可是那些晶柱不計其數，俱一齊往中心擠來。火聲風聲，轟轟發發，攪成一片，甚是浩大。前面的一被阻住，後面的又跟着擁了上來。等到圍成一圈，便互相擠軋排蕩，萬響齊發，如山崩地裂一般。易靜所帶法寶雖然玄妙，無奈當初煉時，專爲對付赤身教主鳩盤婆報仇之用。除護身法寶兜率寶傘外，其餘如用起來，頗爲費手，不是當時便可出手。紫雲三女雖然無鳩盤婆道力高深，這內陣中的晶柱，卻是秉着天魔祕傳，用子母神沙煉成，生生不已，變化無窮，多少大小，分散聚合，無不如意，比起鳩盤婆的毒沙邪霧，陰風魔火，還要厲害十倍。易靜見四圍晶柱兀自不退，幾次想仗着寶傘衝將出去，無論衝向何方，僅將柱上所發魔火微微衝散了些，要想衝出重圍，哪裏能夠。而且這面柱上火勢纔減，其餘三面其勢又盛。相持了一陣，四面晶柱擠軋之聲，越來越密。到了後來，竟和除夕放的花炮一般，爆裂之聲，密如雨霰。易靜暗忖：「這些烈火晶柱，俱是神沙聚煉，能分能合，如若爆散，必有別的狠毒作用。想不到內陣竟有如此厲害，萬一寶傘抵禦不住，豈不身敗名裂？除了冒險運用法寶，怎能脫困？」想到這裏，眼看四圍火柱就要爆炸，忙向法寶囊中取寶，準備一拼時，忽聽暗中有人對話，似在爭論，爲風火之聲所掩，聽不真切。轉眼之間，忽然奇光耀眼，那成千的烈火晶柱竟自行退去，立即火滅柱隱，無影無蹤。自身仍在甬道當中，面前站定三個仙衣霞裳的女子。

易靜原沒見過紫雲宮中諸人，方在猜疑，爲首一個已發話道：「大膽女娃，竟敢擅闖仙陣！如非我大姊命人再三相勸，此時業已化成灰煙而滅。快快跪下就縛，由我姊妹三人向你那沒有家教的師長答話便罷，否則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易靜笑罵道：「你這不識羞的丫頭，便是紫雲三女麼？祇當你藏頭縮尾，不敢露面，居然還敢口出狂言。你仙姑乃女神嬰易靜，休要有眼不識泰山。有何本領，祇管施展出來，誰還怕你不成！」言還未了，側面一個黃絹女子大怒道：「二姊、三姊，還不動手，這等峨眉後輩，與她有何

話說？」說罷，手一指，便是一道青光飛來。易靜笑罵道：「原來你們仗着人多爲勝麼？」說時，一面先將飛劍放出抵敵，一面心中盤算：「來時曾聽楊鯉說起，初鳳專在黃晶殿內防守總圖。除紫雲三女外，宮中有一妖女，名叫冬秀，最爲可惡，必是此女無疑。何不先下手爲強，暗中施展毒手，給此女嚐點厲害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從懷中取出昔年師父一真上人歸真時所賜煉魔之寶烏金芒。此寶與寶相夫人的白眉針大同小異，專刺人的骨竅。雖沒白眉針狠毒，也是一真上人初成道時，用那兩道修眉煉成，放起來細如毫芒，僅有一絲極細的烏光，比起白眉針還要隱晦，事前如不深知預防，極難逃躲。易靜如非深知冬秀、三鳳二人最是可惡，也不輕易暗用此寶。該冬秀有此一劫。三鳳也是好勝心盛，因聽敵人說自己倚仗人多，仗着魚已入網，早晚受擒，見冬秀已先動手，便不上前。沒想到兩下里正鬥之間，忽然敵人手指處，一絲極細的烏光閃了一下，便即不見。情覺有異，便聽冬秀「哎呀」一聲，身子幾乎跌倒。接着說道：「二姊、三姊，休叫敵人逃走，我已中了她的暗算了。」說罷，便將劍光收回，退過一旁。